

自刊

本報
內容豐富
報導詳實
本報

總編輯：許崇清
副編輯：許崇清
經理：許崇清
本報

第七卷

▲▲ 本期目次 ▼▼

敵汪秘密協定之揭發(特載)

會擴情

時事短評(兩則)

敵閣更迭與遠東形勢

治生

美倭商約問題的概觀

沈宗琳

實行憲政與縣政建設(續)

續琨

從阿部內閣到米內內閣

念真

突擊薩拉齊

馬幹

對「一年間」演出的觀感記

魯因

時事短評

尊重小學教師

本月十六日 總裁電全國社會人士
教育界教師一文，殷殷拳拳，無不
激零涕！

我輩教師之待遇，以小學教師為最
，已感入不敷出，若若戰時
漲之影響，其生活之窘迫，
加以社會人士之多求能尊
子執教者以精神之打擊，因
主，多視此為畏途，而身就
和談以擺脫。故自民權以來
未能盡如人意者，實基於此

都南京後，十餘年來，對小
，倍加注意，而小學教師之
，以教育事業之重要，故自
以來，地無分畛，人無分老幼
，則應予優厚之待遇，以進
之。實則小學教師大半皆勤自
，其生活之困苦，實非筆墨
所能形容。再則謂：「其待遇之俸
，不下於普通勞動之貧民，此則動，

小學教師質受之無愧。

等者於此。願對小學教師同人及社會
人士，獻其慮者之見。一、須知教育事業
，本為神聖清高之事業，國家之隆窳實系
於此。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役之結果，德主
將毛奇以戰勝之功，盡掃小學教師，東韓
日寇，平津即以注重小學教育。因此
教師同人，應認識本身地位之高尚暨所負
使命之重大，並體念國家之艱難，發揚刻
苦耐勞之美德，本「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之抱負，不可因待遇微薄而動搖其意志。
二、應知小學教師責任繁重，境遇艱苦，
社會人士，自當倍加尊敬，分別作精神與
物質之援助，誠如是，則本身子弟已先受
其惠，豈獨瞻瞻後繼於國家百年樹人之大
計哉！望全國社會人士，體念總裁尊師
重道之苦心，一致盡其最大之努力焉。

建設偉大的新蘭州

蘭州已成爲大西北政治，軍事，經濟，文
化之中心，華夏復興之所在。以交通言，
西蘭，甘新，甘甯，甘川等大道，以此為
據點；中蘇空路，以此為樞杆。蘭州東
，可達甯夏；西北之羊毛皮貨，自蘭東
，可達後方。以此為總樞。人口十一萬，
攘攘，誠為重鎮。敵人覬覦西北，有心已
久；幸我潼關綏西健兒，扼守陣地，正英
層層，敵寇宋耀目犯雷池一步，加以
前線處處失利，軍心動搖，反
，無難下。乃利用其空軍，向我
與民衆，施行屠殺，藉以洩憤
其國民，對外顛倒國際視聽。
州曾有六度狂炸，其用意所在
！

西對蘭言：「無毀滅即無以
州全體市民，雖因狂炸而遭若
與敵方對比，相差千倍！另一
會主任廣情所言：「這次敵人
的屠殺以及其他物質，這是我
國家盡了光榮的責任。因為個
發。況今，
形早現，
痛痛高呼，
會通過，
旨，協力共進，
而美侖美奐之新蘭州，
家民庶共存千秋。且亦為大西北
統之基礎。願全國同胞，共勉共進。

敵閥更迭與遠東形勢

治生

(一)從近衛到米內

自從歐陸發生戰事，美國強化了遠東政策，遠使遠東形勢又踏上了微妙複雜的新階段上。在所有的層出不窮的陰謀和血腥的事跡中，以中國的反侵略戰爭為主體的遠東形勢的演變，轉瞬是敵寇正在用政治和經濟為主要進攻手段的今天，我們不能一刻忽視了這種正在變化中的形勢。若有人仍把對遠東的認識停留在第一期抗戰的階段上，必定要弄出錯誤的結論來。

這次敵內閣的更迭，本來是不足怪的。即使沒有歐洲戰事發生，和美日商約談判的難關，阿部內閣也必不能久於其位的。因為他早被國人認為是個不孚衆望的人物。真如東京國際經濟週報的話：「阿部信行，做了首相，在國民眼裏，直是一塊『白紙』，他的政治手腕，不待言，也是個問號。以軍人來論，他固然是個具有豐富常識的溫厚長者，但是在這個利害關係極其錯綜複雜的世界和國內情況之下，却需要『雖十萬人吾往矣』那種有斷行和勇氣的人物。」

日寇從遼瀋橋發動侵略戰爭起，到現在已經更動了四次內閣，便是近衛、平沼、阿部和米內，閣僚也一共更換三十多個，這說明了什麼？乃是說明了在敵閥一替一換之間，反映了內部陣線的紊亂，施政的凌亂，財政經濟的艱窘，以及對外交問題沒有出路。

近衛上台一月，變成了事變內閣，當時的確在表面上使敵

國一部份人感到「興奮」。可是，待到事變僵化沒法收拾的時候，便普遍的發生了一種反作用。由於對於侵華意見的不統一，軍部與政黨間，穩健軍閥與急進份子間，財閥和軍閥間，反對擴大了秦日的矛盾，於是近衛變成了一夾板首相，雖然經過了一九三八年五月開內閣的大改組，不但沒有緩和，反而越發加強了內部的對立，種下了日後糾紛無寧時的禍根，內閣內部的問題，真是複雜得令人眼花繚亂，人們已不再相信這「最後一張牌」能夠轉敗為勝了。終於在新年時，於國民再組織問題鬧得天昏地暗中，讓位給平沼。也便把以下的難題，留給了平沼，什麼呢？一是怎樣迅速結束「對華事變」？二是怎樣消除內部的矛盾？三是怎樣打開外交的孤立局面？四是怎樣解決日趨枯竭的財政經濟危機？

平沼上了台，並沒有什麼令敵國滿意的新政綱，他所喊出的「強化反共協定」「擴充生產」「以戰養戰」等口號，不過是近衛政策的繼續，並沒有什麼新花樣，以「事變收拾內閣」自命的平沼，不但不能收拾了事變，反而愈弄愈僵，事變的結束，仍是遙遙無期，這一個比近衛更為弱體的內閣，八個月內，僅僅拉得一僵汪逆，可是汪逆之對於平沼，也是幫着狂吠幾聲，仍是不能一收拾事變。

平沼更比近衛接近財閥，一般元老重臣也以爲他還可勉強牽制一部份少壯軍人，在他內閣八個月已被人們罵得臭不可聞

輕一點的，如一九一九年九月號日本評論上說：「平沼只是其時代的革新家，却沒有革新時代指導者的氣魄。」重一點的，如岩淵長雄甚至把平沼比為趙高，連民衆的口眼都給掩住了。這個弱體內閣，也終於在蘇德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時，把「強化防共協定」的紙老虎也給戳穿了，少壯軍人正好藉此洩氣。於是平沼便不得不引退而去，再讓位於阿部。同時也使把最困難的幾個問題留給了阿部。

阿部是個很平凡的人物，是很接近於元老重臣與宇垣系的穩健人物。他得以上台的原因，也正如「日本評論」上所指出：「今日不是容易當首相的時代，最平凡的人才最適任。想要做這件事就不會出任首相，不想做什麼，才被選中首相之任耳。」阿部一上台便有了兩個改革：一是廢止不齊部大臣制，一便是廢止五相會議，他在政治上力求簡單化。其實並沒有減除相見時意見。同時，阿部是想努力尋找外交出路的，他除了在德意關係之外，樹立對英美的親善關係，並改善對蘇的緊張局勢。另一方面，則加緊向中國進行侵略戰爭，以期早日結束「事變」，趁歐洲大戰的機會，再來一次混水摸魚的發財妄想。可是，以解決「中國事件」為施政方針的阿部，還沒有方法予以解決，而日美關係之調整，迄無成就，日寇國內對於統制經濟要求，日益高漲，國民的情緒，日趨頹喪，日寇西北部和朝鮮發生嚴重的旱災，食糧收成惡劣，同時，工業用為原動力的水電，也告缺乏，不得不用煤代替，因之又鬧煤荒，在種種令人不滿的條件下，遂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衆議院議員二百五十人首先發難，通過不信任內閣決議案，陸相畑俊二也辭職。阿部考慮去留問題，於是阿部內閣危機，乃至無從收拾。敵讀賣新聞說明阿部辭職原因，謂為其有違置通，放棄少數派議

稱制度，改良文官制度問題，解決行政問題等，若據各報的真實評論，阿部倒覆的原因，大多由於對華軍事所引起。阿部雖欲再事留戀，也有所不能，遂於本月十四日提出辭呈，讓位於米內光政，也便把前任未能解決的困難，又留給米內。米內登台，發表了施政方針，表示有三點政策：即處理「中國事件」，處理國際問題，與處理國內問題。在處理國際中，須每一點予以調和，然後三點始可彼此獲得平衡，新內閣的政策，將以處理「中國事件」為基礎，不外仍是前內閣政策的繼續。

據各方面觀察，日寇內閣，在二年內更換了四次，其總的原因，都在「中國事件」的不能解決。米內不用說也是個弱體性的，他更難有好的辦法來解決侵略戰爭，無法打開對外關係，無法消除內部矛盾，無法打破財政經濟難關。所以雖評論米內內閣，還是缺乏新的血液，不足實現劇烈的政策。因而便也無法適應財政經濟的迫切需要和消弭國內不安。那麼，米內的前途，便也可想而知。

(二)日寇侵略戰爭的危機

正如美國合衆社記者漢遜所說的那樣：日本侵略中國，為古代式的劫掠和現代式的榨取之混合物。日本資本家希望開發中國，使之出產各種原料，日本則供給工廠，便是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企圖，這是原則，這是理論，但日本必須征服了中國，才能實現。以其目前的經濟危機，與對華戰爭的延長，恐怕永遠不能把這一希望實現了。我們應當稍稍檢討日寇的這一危機，才能分析出日寇在今後遠東形勢變化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來。

自寇是個先天資本主義國家，它的主要原料品都須

大量從國外輸入，如棉花羊毛鐵鐵三種原料品，在一九三六年佔其全部輸入百分之四十五。日寇在其豪華的軍事行動中，便想盡在中國用掠奪手段來補償漏卮，但，事實適得其反，日寇並沒有能如願以償，因而重要原料品，仍須仰給於英美。

在一九三八年日寇籌備出中，中國所購買的僅佔百分之四點四，不及中國總輸入的六分之一，日本商人以為統治了中國之後，可以推銷更多的日本貨，這一點，日寇確乎並未失望，一九三八年，日寇控制了中國十省主要交通線，被佔區域，日貨輸入常在百分之五六十以上。這種結果，並非說明中國民衆仍是願意接受日貨，乃是由於用強詞手段犧牲了歐美各國在中國商業，一九三八年美國的對華貿易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英國跌落了百分之四十六，德國跌落了百分之三十五，去年各國對華貿易，更顯微動不報。因此，常此下去，日寇的外交關係，無不「斷斷」的毒計放棄，很難改善的。這是日寇與英美的衝突的真相原因。

無庸細說，日寇的財政經濟難關，已經到了最高點了。日寇政府在第七十四屆議會席上的青木擴充日本生產力三年計劃，雖然有所謂「最高限度計劃」，可是日寇是否有充分的資源和資本來實現這一計劃，確是不無疑問。在事變初起時，一個日本銀行家曾宣布將以十五億圓投於華北，三個月後，即當上海戰役結束時，這數字就減為十三億，又過了四個月，即在徐州會戰後，再減到八億，到了一九三八年年底，即在中國退出武漢時，這數字只剩了三億五千萬，這些資本那裡去了呢？都化為煙消了。長期的侵略戰爭，使日寇的開發範圍不能不一天小似一天，它的軍事得不到勝利，經濟上也永遠得不到勝利。日寇出口貿易，僅在一九三八年就減少了五萬萬元，即以

日寇本國的經濟學者研究的報告，也認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一九三八年全年平均減少百分之三六點一。日寇對華作戰第一年，消耗戰費八十億日圓，第二年消耗了九十億日圓，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的預算案估計為一百〇三億六千萬日圓。日寇如何再在這種窮的財政上，得到這樣龐大的戰費，以日寇兵士死傷總數已超過了百萬，國內勞動力已感恐慌。金庫儲已由十六億元減至五億元，實運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總行收入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五，而其赤字公債，已突破二百億元。同時要知道，日寇全體民衆實已無法再有消化公債的力量。日寇曾於去年四月十日下令實施全國總動員法第十一條，便引起政府內部的衝突，結果造成了與相田的辭職。所以，日寇為了挽救這一危機，一方面繼續想從國外得到原料品，特別是軍需原料，一方面希望改善對第三國關係，擴大貿易市場，吸收外國。

並加緊其對中國已佔區域的掠奪。日寇在九三八年之初，日商曾到中國採買了五十萬担棉花運往日本（與原來計劃之八百萬包，相差甚多），一九三九年日商更掠奪了價值一千萬圓的羊毛。日寇的掠奪手段，是十分殘酷的。比如亞細亞的石油到華北的麵粉專賣權，僅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間十五個月內，售出麵粉六萬餘萬袋，而市價高出一倍，獲利計達四百多萬元，這些利潤，都是從貧苦的中國人身上榨取的。

同時，我們更應該明白，日寇軍事膨脹，實足以威脅到它以中小商業為主的商業機構，戰爭爆發以後，數國中商人失業者一百三十萬人，加上家族，將有四百萬人進入失業的漩渦中，其中受影響最大的則為織造關係，也便是棉織工業。現在是日趨沒落了。日寇的出路在那裡，也如漢運記者的話：『日寇、日寇』

「侵略中國的戰爭拖延下去，一方面消耗國內所有流通的資本，一方面又消耗大部份儲存的原料品，日本於是感覺到自身的貧乏，不能等待如此之久，必須迅速謀取軍事上勝利的成果。換一句話，軍隊必須劫掠城市，沒收中國工廠，擄奪中國產業，傾銷日本貨，阻礙英美各國商業，販賣毒品，鼓勵賭博賣淫。總而言之，做效羅馬帝國式和阿拉伯式的劫掠行為，出平意料之外的長期戰爭，推翻了日本所有經濟上金融上的估計，開發計劃，毫無結果。迅速吹散中國的財富，便成為日本打發目前苦境的一出路了。」

「雖然日本不能長久停滯在軍事戰爭，其是經濟的苦悶上，它當然想藉國際經濟的發展與變化的機會，一面改善國際外交關係，一方面在戰時的混亂中找點便宜，因此，遠東問題，就成為一個新的前途。」

二、敵人的黃金幻夢

「戰時的爆發，固然對於日寇給予了個很大的刺激，使日寇的國際關係發生了紊亂的狀態。但，日本一部份人士，特別是金融財界專家以及他們的代理人，憧憬於過去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意外繁榮，以為這次又是『神風』吹到了三島，一二十八億元』的意外利得又可以到手了。但，這時的情勢確同上次不一樣了，恐怕不但不會給日寇帶來繁榮，而且也許更快把日寇送到更危險的境地上去。一個總的原因，便是日寇目前絕對沒有方法來根本解決『中國事件』。」

在此我們不妨回顧第一次歐戰時的日寇的情形。

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給了日寇不少的幸運，戰時及戰後的六年間，實為日寇有史以來的黃金時代。第一、日寇商船運載了歐美商品，輸出激增。第二、日本輸往交戰國的軍需品激增。第三、日寇海運和造船業大見發展。

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〇年，的日本企業有驚人的發展，新設及擴張的專業資本額達一百四十三億多元，比一九一三年前之過去四十年間，還大到七倍多。在這一時期，日寇負債總額為債權國。在一九一四年末，日寇負債總額達一九億圓，到了一九二〇年末，日寇負債總額達二十七億多元。日寇的資本主義是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期間才有了相當的規模的。

歷史是不會重演的，那個時代是和現代不同等，日寇的以前的『神風時代』支配了日寇國內民衆的幻夢，可是開通時代代是不是還會使日寇有那樣的『好況』呢？當然，由於被侵略國拖了兩年半的日寇，很多人要回顧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情形，恐怕要不勝其苦之感嘆！

「這種我們再不懷疑的帶引證幾段旁人的評論：『人們的腦海裏，浮着上次歐戰時的好況，但這次日本國民却須加以冷靜的判斷，現時日本情形，和上次完全不同。』（一九一九年八月廿七日讀賣新聞）」

「目前和上次完全不同，因為對華戰爭已歷二年餘，且尚在繼續中，日本資源問題由於歐戰的擴大，不能等閒視之。」（同年九月二日國民新聞）」

「日本經濟界對於這次歐戰作漫然的有利觀，是再危險不過的事，無條件的認為歐戰戰亂，對於日本有利，必須慎重。」（一九一九年九月三日大阪每日新聞）」

「鑒於歐洲的動亂，某部份人希望上次歐洲大戰時代好況的重臨，實則今日性質已異，非常明顯，最嚴重的事實，是日早已在進行戰爭了……物資不足，勞動力不足，所謂好景氣的實態是什麼呢？」（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讀賣新聞三木清著：日本的自覺）」

未嘗不認爲這悲鳴是很多的。什麼原因呢？便是因爲
 替代表形能全不同。所謂去留與否，如前所說，日本
 首先因日寇進佔了上海，其目的在於擴大其版圖的
 力量，在合後應如何解決繼續佔領中國的人力，按舊沒有辦
 法，它還有多餘的人力來參加國際的鬥爭？其次，爲了要
 去生產，必須有充足的原料，前面已經說過，日寇的原料，是
 大成問題的，它不但沒法再在原料豐富的地方取得原料，即使
 在這些小國，也是爲了限制輸出各種原料，日寇也是只有望梅
 止渴。再其次，許多國家對於進出口貿易限制得最嚴，同時，
 對於日貨的無限限制，早有戒心，日寇即使有原料能生產
 出東西來，是否能一往無阻，也大成問題。再其次，日寇爲了
 應付對中國的戰爭，海上事業，幾乎全力向這方面發展，因此
 日寇便沒有很多的船舶與運輸能力來發洋財了。最後，那便
 是日寇外交關係的問題，第一次歐洲大戰，英國還是日寇的同
 盟國，日寇與帝俄的關係還好，對其他如美國等也還過得去，
 所以日寇得以趁機獲利，現在不同了，它的國際關係真是弄得
 遍體鱗傷，到處碰壁，即使是國際陰謀能給日寇一些便宜，恐
 怕也有如老鼠尾巴上的餘，沒有多大油水。因此，日寇的歐戰
 觀，不過是一場黃金幻夢！

可是，我們在另一方面來看，日寇全沒有放棄其黃金幻夢
 。日寇覺得足以打破其美夢的因素，乃是在於沒法解決一中國
 事件。如果戰爭結束了對華戰爭，它仍可以插足在歐洲大戰
 的舞臺上去。於是米內內閣於上台之際，首先宣布以解決一中國
 事件一爲施行的基礎。當然，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日寇
 是已經採用了更爲毒辣的手段來解決一中國事件一的，它在戰
 爭上加緊對中國進攻並努力掃蕩我游擊隊，在政治上是用一以
 奪制華一的政策，在經濟上是用一以破壞華一的政策，而置在

第二階段的對華戰爭，是「政治重於軍事」，這不外是日本的
 新階段的對華戰爭，如要繼續戰爭，假使日寇不能以短
 期的結束對中國的戰爭，它的黃金幻夢，休想實現！

（四）最近的遠東形勢

我們要討論的，是最近遠東形勢。最近遠東形勢，以各國的
 關係爲主，以中國抗戰到底的國家爲主，以各國的經濟
 狀況以及階級鬥爭爲副，以世界人類愛好和平的心理爲主，以
 少數國家侵略政策爲副。在從微妙複雜的遠東問題當中，
 總是有「一報復仇」的勢力在轉動着。

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的演說，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歐
 陸戰爭的爆發，這三連三德國際事件，確乎日寇不少的打擊
 和轉機。特別自歐戰發生以來，遠東形勢是在不斷的變化着。
 如英法努力阻斷德國和遠東的交通，英法在遠東的經濟勢力
 對減弱，日寇很難再從歐洲買到軍需原料，各國更加大量的需
 要軍火原料，加深了遠東的經濟關中，日寇想早日結束對中
 國的戰爭以便參加世界的經濟爭奪，英法恐怕日寇參加不利於
 本國的活動可能向自熱減少，美國則在遠東舞臺上增加了動
 了，可能再向日寇繼續使用壓力等等，都若明若暗的表露出來
 了。

在這樣一個新的波動中，我們應當提出以下的問題：
 第一、英國在目前對於日寇的態度，真是熱衷嗎？一方面
 而恐怕日寇和德國勾結，澈底打擊英國的遠東利益，一方面又
 怕美國在遠東有飛躍的發展，得到意外的便宜，於是便想和日
 寇妥協，敷衍眼前的局面。日寇曾不顧一切用種種手段，破壞
 除英國的利益，不外是要利用英國的弱點，來減少其在遠東的
 爭中的困難。而英國反於此，卻在遠東之戰，英法美法克
 素來意見自意，外相重爾與日談判的消息，其中將如何，已

即使英國有點骨頭的話，日寇必不肯白白錯過威威英國的有利機會。去年一月日本評論十一月號田中廣告已經這樣講過：「日本應以全力集中於排除英帝國主義於遠東之外，同時趁歐洲大戰，又有鼓起反對英國支配東亞民族運動的必要，英國在華權益特權等，其含有政治軍事意義的，應盡量收回，收回天津租界，也回趁這個好機會斷然行之。目前英國正用其全力於歐洲戰爭，必不能回擊日本的積極行動，英國要維持在華權益，保持遠東勢力，非接近日本不可。」

同年九月六日「讀新新聞」上中野正剛也說：「日本在這種時候必須更加強硬，務使英國在遠東政治退場。」在這種強硬心理中，不過思想壓迫英國交出遠東權利，而且還要逼着英國放棄援華政策。

第二、現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便是美國，英國邱萊利說得好：「所以要以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大戰，美國的幫助是必需的。」美國的參加，不僅是民主國家內多了一個份子，而根本還是因為美國的金融勢力，在歐洲商業上佔有一個重要角色。事實上，美國的國際貿易，主要的對象是歐洲，同時，美國是握着日本軍需工業的鑰匙，因為日本軍需工業的原料，百分之五十是來自美國，沒有美國的幫助，商業上抵制德國，或地對日本，全是辦不到的。這話是對的，美國是日本的軍需原料的主要供給國，日寇戰時的經濟命脈，多在美國的掌握之中。美國要向日寇施用壓力，歐戰正是個大好的機會。本來美國是遠東的領袖，日寇侵略中國，獨佔遠東的企圖，不啻是在向美國挑戰，美國還不肯放棄權益，對日讓步。歐戰爆發後，一方面是日寇對於美國有了更大的依賴，一方面美國在遠東經濟勢力矛盾的增長，這種新的形勢，使美國不能不對日採取強硬的態度。此時如不先行下手，待日寇獨霸遠東之後，再想和日寇爭雄，悔之已晚。日寇不止一次的施用「媚美外交」，希望把上月二十六日滿的美日商約，重新續訂，可是美國始終堅持着新的遠東政策，未加理睬，給日寇的打擊，不啻不與此有關。而日會阿部之去職與外交政策的舉棋不定，也未嘗不與此有關。

在萬不得已中，日寇也許會對美讓步的，便是說，遠東的陰謀家可另找一個新的方向。所以，日寇目前拼命製造「蘇日親善」的空氣，而蘇聯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莫洛托夫也聲明蘇日訂立商約，改善對日關係，這話的花樣，頗耐人尋味。

第三、中日雙方自歐戰發生以來，物資資源上都多少受些影響，各交戰國雖能在國內購買某種人造絲用品，可是日寇的原料實大感問題，而當英鎊貶值後，日本外匯銀行，會將在倫敦折扣百分之二的標準上，簽訂了大批的國內先期付款交易，當價格增高百分之三以上的時候，還受了很大的損失。今年野對於日本的經濟影響，必會越來越大，即使日本海軍島嶼有結束對中國的戰爭，事實上也有所不能。

第四、日寇在目前還不至與蘇聯衝突，因日寇的外交現策，實在禁不起蘇聯的敲。然若謂蘇日邦交能達到「親善」的地步，也有所不能。蘇聯也顧慮到各國主義者的包圍，當然不願日寇投入「反蘇」懷抱裡去。因此，蘇聯也決不能放棄其援華政策。

所應注意的，便是日寇無時不想利用遠東形勢與國際關係，用陰謀手段多方的政治力量，迫我國對其言和。因為日寇最點與反蘇的空氣，很想使蘇聯參加中日戰爭的局面內，來轉其最後掙扎中的一口喘息機會。所以，我們在這樣複雜複雜的遠東形勢下，要加以十二分警惕的。

(五) 結語

綜合上述，我們做個簡短的結論：日寇在遠東的侵略，其外交關係，也很難如意。經濟困難的程度，祇有日益加深。日寇主要的遠在中國能堅持抗戰到底的國策，以全部力量來破日寇的各方面的進攻。以下以不變應萬變的國策，下本獨立自主之精神，使遠東形勢，在我堅持抗戰的國策下，得以早日完成。

美倭商約問題的概觀

沈宗琳

新年以來，國際間已發生了不少大事，英國陸相倍立度突然辭職，德國對比荷又有進攻形勢，敵國阿部內閣換了米內光政，但在我們，這些倒算不上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倭商約問題。因為美倭商約，本來是敵國經濟上依賴美倭護身符，但自經美政府於去年七月二十六日對倭宣告廢止後，將於本月二十六日正式失效，二十六日距今僅有六天，到本文與讀者見面時止，或已過了二十六日，因此這幾天和這幾天以後的演變，非但關係敵國的經濟前途，抑且關係遠東的未來大局。本文主旨，在對本問題作一概論，使讀者有所參攷，藉作閱報之助。

(一) 敵國經濟的對美依賴性

敵國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他以工商業立國，在平時，固然要依靠對外貿易，以作維持工商業機構的原動力；在戰時，這種需要更為迫切，今天敵軍之還能夠強對我作侵略戰者，完全還是依靠着他對外貿易，假使一旦他不能再繼續輸入軍火及原料品，或者不能輸出足額的出口貨及黃金，換得外匯來抵補進口貨價值，則他的全部戰時經濟，國家預算，貨幣制度甚至整個政治機構，均將因此而告崩潰。

敵國這種經濟上的「賴他性」，已經是他的致命傷，更不幸的是他這所「賴他」的「他」，又集中在一國國家，而最不幸的是他所「賴」的這「一個國家」，又恰恰是富有正義感的美國，關於這點，可以從下述數字，得到證明：

從量的方面說，依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敵國方面的統計，對美輸出平均每年為五萬萬二千萬元，佔敵國輸出總額百分之二十四，自美輸入，每年平均為七萬萬五千萬日元，佔

輸入總額百分之三十四，兩數平均，美國的佔敵國貿易總額百分之三十，而佔居第一位，反之，在美國輸入貿易中，敵國只佔百分之十二，輸出貿易中只佔百分之十五，都是第三位。國際經濟都是互相依賴的，但敵國依賴美國，在平時便遠較美國依賴他為深。

追「七七事變」以後，敵國經濟之依賴美國者尤甚，如以一九三五年及一九三八年比較，敵國對美輸出減少了百分之十四，由美輸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七，一九三五年對美輸入總額是二萬七千萬日元，一九三八年激增達一倍，達五萬萬日元，若再加上不公布的軍火輸入，入超數當更形龐大。

從質的方面說，根據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統計，敵國輸往美國的貨物中，生絲與絲織品要佔總額百分之六十；敵國從美國輸入的貨物與各該貨物輸入總額相比，棉花佔百分之六十，石油佔百分之六十三，機器汽車佔百分之五十八，鋼鐵佔百分之四十一，銅佔百分之九十七，木材佔百分之五十，「七七事變」以後，美國軍需原料品的輸入，自一九三七年之百分之三十，而增至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七十一，棉花乃居居第二位，我們知道，敵國輸美的生絲及絲織品，均屬奢侈品，美國可有可無，美國輸敵國的軍需原料品及棉花，均為戰時及平時必需品，不可一日無，故敵國之依賴美國，從質的方面分析，也較美國依賴敵國者深得多。

(二) 任何國家代替不了美國

敵國經濟的對美依賴性，其情形既如上所述，所以當去年七月二十五日美政府宣布廢止美倭商約時，敵國朝野震驚，阿部於去年八月中繼平沼登台，即起用所謂「日美關係專家」的

村，以調整對美關係為急務，目的當然在求新商約的訂立，而新約又應以最惠國待遇為條件，此今東京談判，仍只談一般問題，急於簽署，使美商中，遂致人有所夢想中的臨時商約，亦無問題。

究，現在野村既已辭職，拼冠以去，眼見再作媾和的計，仍仍高唱對美協和，六天內也決得不出會登好結果。

然阿內閣的對美政策，始終不為一國之利益而犧牲，打算是他，因為他明白美商政策，不能為所欲為，致告廢約，後，所苦的是他得不到軍部的諒解，新約是否訂，一視日本。

今後應度之演變如何而定，一點未見好轉，反美運動，固時時發，六百件懸案，也一件未決，兩使反正是空頭支票，而一方是教訓和其代理人，更不惜以聯蘇交德作對美。

里，於是近兩月來，蘇德商務談判，而假道西伯利亞，而假道西伯利亞，而假道西伯利亞，而假道西伯利亞。

了，一老要這路一引通，敵國便可乘美如敵，高枕無憂。

蘇聯和敵國關係，即就經濟的立場講，敵國也決不能以蘇聯為敵，即就經濟的立場講，敵國也決不能以蘇聯為敵。

分之二，即各領商約關係，兩方俱願促進，但由兩國供求關係看來，蘇聯絕無多大增加希望，敵國由美輸入的是軍需原料和棉花，但蘇聯根本無棉花輸出，軍需原料如鋼鐵石油等，蘇聯第次五存計劃完成後，也僅能自己供給進行第二次五年計劃之用，德蘇商務協定成立之後，德蘇赴蘇商洽代表團在莫斯科，雖有也少得可憐了。至於假使敵國欲以銷美的生絲和絲織品推銷去蘇聯，則更是荒唐滑稽。

敵國，雖有也少得可憐了。至於假使敵國欲以銷美的生絲和絲織品推銷去蘇聯，則更是荒唐滑稽。

一、說德倭貿易，誠然在過去，敵國輸送機器和軍火，一部分是來自德國，但其數量甚少，蘇德關係訂以後，德關係更機器大半須用以和蘇聯交換原料，歐戰發生以後，蘇德關係更

密切，德國更難有餘力，照顧日本，而自同盟國實施對德禁運封鎖以來，德國對外貿易，已如上述的重要，刻下既無新約，則對美貿易，亦將有何影響，在蘇聯對美貿易，亦將有何影響。

前，尚為讀者所深究，研究，發本所知，略述如下。

一、增加關稅。這包括價值百抽稅的進口稅，如十倍於現任內百分之八十的稅，這包括價值百抽稅的進口稅，如十倍於現任內百分之八十的稅。

二、禁運軍火。蘇聯對德出口，其最可能的美國軍火，如重炮、機關槍、步槍、手榴彈、地雷、炸藥、毒氣等，這些軍火，如重炮、機關槍、步槍、手榴彈、地雷、炸藥、毒氣等。

三、禁運軍需品。軍需品包括鋼鐵、機器、汽油、汽車及五金等業，範圍較軍火更廣，其影響亦非淺鮮。

四、維持現狀。美國亦曾於一月廿六日之後，仍暫維持現狀，但在此場各自由之權，而靜觀敵國的動靜，以獲取有利機會，但在此場各自由之權，而靜觀敵國的動靜，以獲取有利機會。

此種損失，當然全歸倭方。此種損失，當然全歸倭方。

入之，難關，這對於對外貿易，由於美倭商約的失敗，在步經濟結構，更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命運，當然要發動人與美京古，非為了這個問題，正在拚命掙扎着，但其成功或失敗的洋彼岸的華盛頓。

（廿九年一月二十日）

實行憲政與縣政建設

續 璣

(六) 國民大會與憲政

國民大會是地方自治完全成立，全國過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召開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制定憲法，及頒布憲法，建國大綱第二十三條規定：「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國民大會在憲政開始，地方自治完成的時候，一面結束了地方自治的工作，一面根據訓政憲政時期的成績，制定并頒布憲法，開了以後憲政的規模，可以說國民大會是憲政實施往開來的一個樞紐，因而我們對於這樞紐本年就要召開的國民大會，不得不有較深的認識，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國大的任務 依據建國大綱及二十六年五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原則，國大主要的任務，為制定憲法，并決定憲法實施日期，會期完畢，任務即告終了。

二、憲法草案問題 國府宣佈的憲法草案，係立法院按照一定手續，集合全國公法學者，竭兩年的努力，起草而成，其內容：採擷各國憲法的精英，針對我國的國情，可說是憲法中的優起之秀，初稿完成後，又在六個月內，公開徵求全國人民的批評，然後詳加研討，容納全國人民意見，定為草案，在技術上講：可以說已臻完善，沒有重行制定的必要，在法理上講：已經過法定手續，沒有重行制定的理由，在時間上講：建國工作，不容或緩，更無長期推敲的餘裕，所以除因情勢推移有應

行修改之處，可依法向政府建議，經由總統以提送國民大會外，應絕對維持其公傳的憲法草案。

三、國大代表的選舉問題 國大代表係政府依據法令，合法選出，除附逆有據，或有死亡等特殊情形者外，當然有效。其未辦竣選舉的地方，或團體，依照六中全會決議，限本年六月底辦完手續，確定全部名單，如有實際上礙難辦竣者，由中央妥籌補救辦法，這是一面要保障最高民意機關的純正性和獨立性，一面要維持政府的威信，維護法令的尊嚴。凡是中華民族的人民，任何人均有保護民意機關，維護政府法令的義務，倘之，對於合法選出的代表，不容隨意更張，有損政府威信，損搖國家根本。有人以為前次選出的代表，根本不能代表民意，所以國大代表，應當重選，這實在保護我們人民大利益了，在人民素無政治訓練的我國，部分的缺點不能盡如人意，當為事實上所難免，惟就全部說，畢竟是惟一代表民意的，而且是一可能代表民意的方法，我們能以部分的缺陷，而根本否認民意嗎？假如推翻前次的民選代表，而重行選舉，請問是如何選法？要在老百姓以外辦選舉嗎？那根本不是民選，不是民意。仍舊要老百姓來選舉嗎？則已選舉的可以不算，何必再行選舉，豈不多此一舉？況且事實上，選舉一次代表，不是容易的，曠時費財，且不說，在許多地方，根本就很難自由合法的進行選舉，如此，選舉的結果，其缺陷不能完全，選舉千百倍於前次的選舉。所以不論就法理上說，就事實上說，國大代表都該

推動重選的理由，又有人說前次選出的代表，附逆降敵的很多，而優秀分子，根本使難以選出，所應當進行選舉，這個說法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不過附逆有體的，當然要查明取消其代表資格，至於優秀分子，亦可由政府在代表選舉法規定的範圍內，設法補救，何必因噎廢食，因一髮而動全身呢？

(七)對憲政問題必要的認識

近來一般人士對憲政問題的討論，異常熱烈，所發表的議論，更是盈庭滿野，固然很多能够止確認識了問題的中心，但更多的，却是歪曲。總理遺教，徒造成見私見，而發為淺薄偏私的意見，這無疑的是實施憲政的大障礙。我們消極的必須掃除對憲政的誤解，積極的更要建立對憲政的正確認識。

一、實施憲政必須依照革命建設的程序。我國人民，素則缺乏政治智識，政治訓練，要想馬上實行憲政，讓人民行使政權，其結果不是徒託空名，便是運用不善，反而動搖了國家的基礎。總理自始認為革命的目的，在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的實行，必須有方法與步驟，建國的成敗，在憲政的告成；而憲政的告成，必須有革命的建設，在建國大綱序文上說：「自辛亥革命以至於今日，所獲得者，僅中華民國之名，……窮其至此之由，與所以救濟之道，誠今日當務之急也，夫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三民主義能影響於人民，俾能蒙其幸福與否，端在其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如何？文有見於此，故於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義，一方面規定實行主義之方法與步驟，分革命建設為軍政訓政憲政時期，期於循序漸進，以完成革命之工

作，……」因為在反革命勢力存在，障礙嚴重的環境內，根本無行使民權的可能。必須要經過軍政時期，掃除一切障礙和反動，而後對素無政治訓練，無使用政權能力的人民加以長期的訓練培植，然後才能逐漸完成地方自治，與開國政。總理在建國大綱序文中接說：「其在六七兩條標明軍政時期之宗旨，務掃除反革命之勢力，宣傳革命之主義。其在第八條及第九條標明訓政時期之宗旨，務指導國民從事於革命建設之進行，先以縣為自治單位，於一縣之內，努力除舊布新，以深植人民勢力之基本。……」人民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訓練，以與開國政矣。……」溫習了這一段遺教，我們可以認識憲政的意義，只有在建國程序中探求，憲政的實施，只有在革命建設的進程中才有可能，脫離開建國程序革命建設而來理解憲政實施憲政，那與曹錕憲法，同樣鄙賤可憎，那與民初的豬仔憲政，同樣滑稽可笑，我們不能寬恕好，徒取憲政之名，而忽略了它的真意義，尤其其實現存在的條件。沒有經過革命建設與序的憲政，是無根之草，是沙基上的樓閣，不努力於訓政工作，地方自治，而希望憲政的實現，是捨本逐末，是緣木求魚。總理在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閉會致詞中一再的指示我們：「總理……又以為人民必須經過行使四權的訓練，才可以充分的使用民權，……但是中國人民承襲代專制的弊習，民智民力，異常薄弱，人民習於散漫和自私，國內又有不少的障礙，以如此的背景，要達到如此的理想，當然要從辛苦而切近處下手，斷不能一蹴而履。因此，總理對於完成革命工作的實施步驟，定為軍政訓政憲政的三個時期。……為了迅速完成革命的偉業，不僅應該在不妨礙軍政的範圍內，積極推動訓政，同時更希望由訓政之進行，可以輔助軍政，所以我們必須明瞭，在抗戰沒有

結束以前，當然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要以軍政時期的工作為主，而一面積極進行訓練的工作，這個認識是萬不可少，否則一切工作，就失了重心。因為我們所要造成的是徹底的民主政治，所以斷不能忽視程序和步驟，同時因為我們國家數千年來習於專制政治，人民的心理習慣沒有過問政治的素養和訓練，要施行民主政治，前途障礙，既須剷除，一切根基，均須確立，所以又必須經過革命的建設。……現在為抗戰要實行軍政，為建國要實行訓政。……總理一生在政治上的奮鬥目的，是要實現三民主義，而歸政於民，但是不經過訓練的人民，是決不能主政的。……以上的一大段話指示的何等剴切明瞭，可是有的人偏偏別有主張，而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們說：「人民運用政權，不是生來就會的，只有在不斷的實踐中，在實際生活的鍛鍊中，才能學會。比如游泳一定要在水內游來游去，才能學會，關住門看書，是一輩子也學不會的。」這種論調，是相當動人的，我們并不否認實踐的重要，但訓練人民是最實際不過的事，難道是理論不成！所差異的，是訓練人民，應當詳細研討，細心指導、熱忱扶助，辛苦學習，但這是增加效率，避免流弊，在科學的意義上，是毋庸置疑的事，修談實踐而陷於妄動，盲人瞎馬，亂撞亂衝，犧牲個人，那是自取，濫用民權而危及國家，便未免說不過去了。本來不論學習任何一種技能，單純的試驗學作，也未嘗不可有所得，但總不如受社會上的教育，來的切實，來的迅速。因為社會的教育是已存在的「作道理的方法」作的經驗教訓，它指導着你，扶助着你，使你學的好學的快，而且沒有流弊。譬如學游泳固然要在水裏，但是必要的學理，應知道些，游泳時要先在淺水處練習，要旁人扶掖着你，指導着你，甚至在一旁監視你，免得沉沒淹斃。你能說這是多餘的事嗎？又如學習駕駛汽車飛機，機械原理，駕駛練習，是絕不可少的課程，在沒有學習純粹的時候，不只個人有沒頂出軌墜落的危險，而且他人亦不允許你

操縱游泳，駕車自衛，使社會上還空有人口物質上的犧牲，政府對於人民，如家長的對於子弟，在子弟未學會走以前，家長寧可以多扶持幾天，絕不容任其顛跌出險的。他們對於子弟決不能存觀望的態度，事事時時要負責監護，你如果沒有游泳技術，而跳到海裏，政府一定認為你是自殺而阻止你。你如果沒有學會駕駛汽車飛機，而跑到汽車廠和飛機廠內去亂開汽車飛機，政府一定認為你是意存搗亂，而加以制裁。它的阻止制裁，并不是根本反對人民學習、相反的，它設立許多學校機關，專門訓練人民，學習游泳及駕駛飛機汽車，不過它格外珍貴人民的安全，格外注重學習效率的提高罷了。實施憲政不是簡單容易的事，在政府官人到沒有政治的訓練以前，不難於去操縱，驚於高名，而得到實害，在人民亦并不怎樣的操切，因為他們固然是想運用政權，但在沒有訓練到自己可以自信的操縱時，他們是不願意冒險的。這如同許多人想學的開飛機，但在未學會以前，絕不敢單獨作一個長途高空的飛行，是完全一樣的。總之我們是為生而學習技能，但不能以往作為學習試驗中的犧牲，國家實施憲政，是為的千百年的長治久安，但不能以國家千百年的長治久安，作為實驗憲政，試行憲政的犧牲。因此沒有經過革命建設的程序，是決不能實現憲政，人民沒有政治的訓練，決不會運用民權，這是關於憲政問題第一點應當認識的。

二、憲政須是真正的三民主義的憲政。不經過革命建設的得序，便不能實現憲政；不是三民主義的憲政，便不是真正徹底的憲政。我們為實現真正徹底的民主政治，便不能敷衍敷衍，相製濫造，希望速成，必須誠懇負責，如伊尹之佐太甲，周公之輔成王，切實學問，以逐漸完成三民主義的憲政，造成三民主義的共和國。……總之在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閉會致詞時，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本為我抗戰建國之共同信仰，而三民主義之實踐，亟宜制為憲法，垂諸永久。……種種目的告成，我們實施的憲法，是三民主義的憲法，實施的憲政，是三民主義的

的憲政。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閉會致詞中說：「本會的歷史使命，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其是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礎。」總理遺教的三民主義，其民權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民主政治。又說：「總理對於民主的理想，是要實行比并世各國更徹底更切實的民主政治。」

一種理所當然的民主政治，是不帶一毫虛偽，不帶一些奉強的民主政權。一可見本黨所要實現的憲政，是永久的，真正的，徹底的，切實的憲政。而不是暫時的，虛偽的，膚淺的，敷衍的憲政。暫時的憲政，未嘗不可取銷於一時；但是曇花一現，滅不旋踵。虛偽的憲政，未嘗不可馬虎存在；但是紙老虎，一經戳穿，便不靈了。膚淺的憲政，未嘗不可拿來虛應故事；但是不徹底的偽民主政治，根本是我們所不取的。敷衍的憲政，未嘗不可拿來塞責，却却了本黨的仔肩；但這是對人民負責到底的本黨，所決不為的。我們理想中的憲政既然是永久的，那便不能只顧眼前，而當為百年的長治久安打算。既然是真正的，便不能認一般的民主政治制度為滿意，而當實行民權主義的政治制度。既然是徹底的，便不能認為召開了國民大會，即是實現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既然是切實的，便不能略涉玄虛空想，而當依革命建設程序，循序切實的去準備實行，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憲政，才是真正的憲政。

三、爭取民權首先要盡革命的義務。我們爭取民權，要盡革命的義務，要行使政權，便得要取得革命的民權。總理在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閉會致詞中指示：「總理以為必須人民能實行革命主義，完成革命義務，才可授與以初步的民權，又以為人民必須經過行使四權的訓練，才可以充分的使用民權。」六中全會宣言更詳切指出：「在此國民大會即將召集之時，當從積極方面相互激勵，以履行吾人革命之義務。蓋革命民權之獲得，第一步在國民革命初期事業，即推勸軍閥之成功。第二步在國民革命之後期，即以全國國民一致之努力，求得對日抗戰之勝利，保障國家之獨立自由與平等者，保障我國人民之自由與利益，保障革命之成功。此非任何個人所得而予，亦非任何個人所得而執。盡了革命的義務，才能享革命的權利。誓行革命，才能取得民權，我們不要徒思享

受權利，應當先盡義務。不要徒慕民權之名，而要躬行革命之實。因為人民如不服膺三民主義，就不會行國民革命，也就沒有盡了革命的義務。在此等人民支持下而出現的憲法，一定是普選式的憲法；實施的憲政，一定是猶行憲政，這是我們應當認識的第三點。

四、憲政所依據的民意是健全集體的民意。民意不能和統治對待起來，反之，却應該密切的合一，因為民意是促進政治的，政治是遂行民意的，要把民意偏狹的單獨的理解起來，那顯然是妨害國家的統一，破壞羣體的發育的。總統說過：「民主政治不能當作無法紀，無制度，無政府的狀態來看，民主政治所依據的民意，必須是健全的，集體的，並且能代表大多數的意志。」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閉會致詞，這是我們應當認識的第四點。

五、我們所求的是合理的自由真正的平等。一提到民主政治，便會聯想到自由平等。五權憲法是提倡自由平等的，但所提倡的自由，不是個人的小自由，而是整個國家的大自由，不是絕對無限制的自由，而是有合理的自由。所提倡的平等，不是聰明才力的假平等，而是要在政治地位上平等的平等，更要在經濟上的平等。如果自由平等的真義，是為實行憲政以後，我們可以有無限的自由，我們可以有無限的平等，至有反抗戰建國的自由，作壞好時自由，這是不知何於何底了！又以為憲政實施以後，我們可以自私自利，我們可以與政府頭平等而不受法令的規矩，這是不知何底了！

總之見於一般流行的錯誤見解，是會阻礙了憲政的實行，所以在此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閉會致詞中說：「民主政治所給予人民的自由，必須是不妨礙公共利益的，不違背國家法律的自由。尤其我們國家現在處於外患嚴重的時期，我們更要調適人民的自由，尊重國家法令權力的絕對性，政府是國家權力之擔保者，是法律的執行者，也就是全體人民的保護者，為了切實保護全體人民，與整個民族的利益，對於破壞法律，破壞國家統一，破壞不依法制裁，凡依據法律的制裁，斷不能寬宥，這是一條不能不帶是一個當頭棒喝，這是我們應當認識的第五點。(完)

從阿部內閣到米內內閣

念真

因為「複雜而奇突之局勢」不堪應付政局，宣告下台的平沼騏一郎內閣，繼起的就是阿部信行的組閣。這個「最不孕人望的官僚內閣」，不幸又中了敵國詭論界的一句箴語：「爲了解決事變，不妨屢次更迭內閣。」在十一月十四日，阿部信行正式聲明辭職，宣告塌台。從時間上計算，阿部在職時期，不過兩個半月，「短命內閣」，誠是衷心之語。

阿部信行，是屬於宇垣系主將之一，身處大將職位，可是從未參加戰役。日俄大戰時雖曾被任爲西伯利亞遠征軍砲兵團團長，但是行抵赤塔，戰爭已經結束，未有戰功。二二六事變發生後，引咎編入預備役。爲人既缺乏政治常識，又不崇尚宣傳。待人雖滿面笑容，可是對下司的「狠」，勝過在職的任何一位將軍。在去年八月三十日，阿部內閣舉行親任式時，朝日新聞就已經說過：「新開缺之新生氣象。」言外之意，何嘗不是「王先生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從阿部內閣的施政方針看來，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敵國內閣儘管在那裡千換百換，通古斯族重返大陸的侵略迷夢，並沒有清醒。其實細細看來，倒反是一個內閣比一個內閣露骨。所謂「政策核心，置於處理中國事件」，等於說以軍事政治的雙重力量，迅速實現滅亡中華民族的陰謀。由於「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設立，在軍事上企圖加速結束戰爭。由於備中央政府的籌備成立，遂其政治上「以華制華」的毒辣陰謀。所謂

立自主外交，翻譯成一句術語，就是「超然獨立」。平沼騏一郎是近衛文麿內閣的延長，也是爲近衛文麿而犧牲，那麼阿部信行就是兩者的折衷，避重就輕，結果還是「亡」閣。從施政中心分析起來，一年八個月，經過三度改組的近衛內閣，施政的主要對象是內政改革，但是只有方案的羅列，未曾做得通。當了八個月的平沼內閣，一反近衛的作風，注重對外，可惜沒有外交方針，自己又過於慎重而缺少決斷，結果不得不「滿懷惶恐，辭職繼任」。阿部信行呢，學會了中庸方法，取了折衷的態度，內外兼顧，結果還是走不通，倒處刺棘，結果是經過四個月半的艱苦支持，宣告塌台。從直溝橋七七事變一擊而火到今天，敵國已經三換首揆，結果呢，中華民族還是昂立着如巨人，在他週邊發抖出汗的，却是這個作過亡華迷夢六十餘年的日本，這不能不教人回思歐洲一個觀察家的話來：「日本的將軍們也許是很好的軍人，這事尚待證明。但是作爲政治家的，他們已使他們的國家走到危崖的邊緣上去了。」

這種我們試問一下阿部內閣的「貽誤」。在四個月半的時間，算算日子一共有二百三十多天，雖然阿部信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對於「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每盡其誠，但北天橋，西島毒氣斷了「尾」，慘值變加。爲了準備軍事準備如繼續侵略日本國內大衆，在無所畏懼，還有大膽起過十萬大山，結果寇軍十萬，左右圍困在孤島一戰，後路斷絕，成爲要作

之。於是又轉個個，想北犯語，打運平漢南段，這北會師於衡陽的狂夢。想不到又在臨湘附近，被殺得落花流水，殲滅近萬。利用空軍，來西北進行月夜屠殺，想藉此來誇示其武器，斷絕西北國際交通樞紐。一月三炸，大開州還是依舊如銅人，固如金湯。在這一「新政權」的流產，接着又是陳公博高宗武陶希聖絕術他去，華北敵軍對「新政權」的激烈反對，無形中使阿部信行，茫然失措。國際呢，阿部信行組閣後第一天，歐洲東線戰事，相繼爆發，到九月三日英國對德宣布戰爭後，歐洲西線戰事，正式開始。在阿部信行想來，歷史又向日本吹「神風」，重復廿一條舊轍。一面聲明對歐戰「不加入」，一面喊出「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企圖乘英法無暇顧的時候，加緊侵略，加緊排斥第三國在華利益。不幸阿部信行的流年不通，整個敵國的經濟來源，反是因為英國的經濟封鎖與德國的反封鎖，唯美國是賴。拉攏獨眼野村來作外務省大臣，企圖利用野村在美的私人交誼，極力獻媚美國，賣弄風騷，想緩和美國對野村上下的反日情緒，進一步來續訂美倭商約。結果有什麼成就？六百件懸案還是「懸」在那裏，一字未提；赫爾國務卿到底是快人快語，他說：「關於日方所傳日美關係已成立初步諒解一節，美國初未作如是之樂觀。」對於蘇聯呢？儘管敵國少壯派軍人捧着西伯利亞這一塊肥肉眼紅，可是却無法下手。今日敵人對蘇聯，是「怕」也是「妬忌」。希冀蘇聯牽入歐戰漩渦，好讓敵國趁火發財。東鄉雖然和莫洛托夫簽了停戰協定，蘇日「滿」對界委員會在哈爾濱開會，但是並沒有改善對蘇的關係。史丹林告訴美國一位記者說：「我們現在要專心一志來打擊東亞的一個敵人。」伏洛希羅夫元帥接着還說：「要把這個敵人打敗在他自己領土內。」

內政呢？食米民族之「敵國」自從「滿」一開端，立刻舉出多少的難題，米荒問題，愈弄愈壞，老百姓沒有米，天皇吃糙米。反戰暴動天天發生。煤油統制會社因為煤油被產業組合會社分去，正在以解散煤油統制會社作憤慨；全國產業團體聯盟（全產聯）和產業組合會社因為農村肥料，機械，棉布分配問題的互爭，這些萬孔千創，不能不使阿部自己供認：「避免國策推行所發生之障礙，及對解決「中國事件」之不利影響起見，擇定明哲保身的方法，垂頭喪氣的下台。」

首先發難的，是去年十二月廿六日衆議員以二百五十人的多數，通過對現閣不信任議案。軍部代表人畑俊六，在一月八日，召集陸軍首腦部會議，結果一致決定「中國事變」之解決，絕不以爲延長內閣壽命之理由。畑俊六還親自通知阿部信行：「請其辭職，以謝國人。」就是如此，阿部信行在十四日正式提其辭呈，退讓賢能。以一個不懂政治的莽漢作到內閣大臣的阿部信行，結果又變成一個莽漢。

爲什麼阿部信行又犯了一短命內閣一的大忌，我們的結論就是：總裁在去年八月二十八日指示給我們一段話：「現時國際潮流中，雖波浪起伏，跡象萬千，但顯然已有一主流，爲一切國際演變所必循之趨勢，此即反對侵略戰爭與樹立國際正義是也；而中國兩年餘之抗戰，實爲造成此種主流與趨勢的一重要因素。」

阿部信行辭職後，敵國政治，更是動盪不安。最使元老重臣傷腦筋的，是人材物選這一個問題。元老心目所製物選的，是「才識卓越的政治家」但是可惜得很，從明治維新到今天，敵國的統治階級中，竟未獲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即使能克到一個「才識卓越的政治家」，還是打不開現時僵局。近衛文磨，他成後，廣田弘毅，平沼騏一郎，都被列爲如同上海有季羨的香

權之一；另外的是市部意見。軍部是願意由一個「全能武人」來執政，迅速結束目前中倭戰爭。畑俊六，荒木貞夫，鈴木貫太郎，宇垣一成等，都是呼聲中的人物。但是近衛文相在一年又八個月中「磨」練出一段永世不忘的經驗：中華民族絕對不會屈服。因此他向元老公開表示：「目前非當政之時。」畑俊六，荒木貞夫，心中怪癢的想出來執政，但是又沒有能力來統一國內各界的複雜意見，財政界方面也表示反對。其實就從這一點，已經充分說明目前的敵國統治者們，都是一羣貪色貪利的無賴暴徒，還有什麼真正的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呢。

選來選去，敵國的元老終選於定了米內光政。米內光政怎能「中彩」呢，說起來很簡單：因為他不屬陸軍，也不屬於「政治家」那一羣，但是以海軍大將的資格，勉強來作個折衷。以海軍大將的身份，來作為「中間人」。米內光政在近衛文相內閣時代，委居海軍省大臣，平沼內閣時代，也是海軍省大臣。阿部內閣時代，擔任軍事參議官。在他底政治思想上，好像以英美等民主國家為典型。對於德意日三角反共軸心，極力反對。在一般敵國輿論界，認為大角岑生，末次信正，永野修身和米內光政這四個海軍大將，除了大角岑生教養很深外，第二名就是米內光政。米內是在十四日下午七時十五分，「奉命」組織新閣，在第二天夜間，才把相關工作完成。除了陸軍省和海軍省兩大臣連任外，新任的有外相有田八郎，內相兒玉秀雄，法相木村上達，藏相櫻內幸雄，農相島田俊雄，鐵相松野鶴平，拓相小磯國昭，遞相勝正憲，厚相吉田茂，內閣書記長石渡莊太郎，內閣法制局長廣瀨久忠。

米內組閣後，曾發表施政方針，內容是：（一）日本所處之情勢，極為嚴重，因之深感全國有一切團結，以堅決不移之意志邁進，建立「東亞新秩序」之必要。（二）關於「中國事件」，本基本政策執行。（三）以獨立地位，調整日本對外關係。（四）

對內穩定人民生活。有田外相，在十六日接任時，對於敵外交動向，亦作如下說明：「新閣之外交政策，將以處理「中國事件」為目標，並着重於調整日本與第三國間之關係，同時堅決維持日本之獨立地位。日美商約問題，能予以解決。日蘇關係，反共為一事，日蘇友好關係又為一事。」

從米內和有田的施政方針看來，不能不使人感覺到敵國政治家修養的貧困。如果分析起來，不外乎：（一）米內繼起組閣，只是敵國政潮的一幕，對於侵略中華民族的野心，決不毀滅。（二）米內繼起組閣，不僅是敵國內矛盾的突顯化，而且是因為侵華戰事的「欲罷不能」，已經使整個日本帝國主義，走入了米內自己承認的「極為嚴重」時期。（三）有田出任外相，顯然是軍部的主張。三角協定的簽定人，便是有田。而有田却老皮厚臉，說出「反共是一件事；日蘇友好是另外一件事」。想藉此來威脅美國，更是顯然。（四）除了米內採用全數閣僚制外，亦不過是阿部的承擔。

米內剛組閣完成，敵國的評論界已一致公認「缺乏新血液」，不足以克服目前種種難關。其實這是阿部信行有見地，在八月廿六日他對「東亞同文會」講演時，他說：「此次事變開始的當時，他（指中國）就赤身裸體的開始了戰爭。而且決心一戰了。」這就是敵國「政治家」的自貶，事就是今日問題的中心。儘管敵國不斷地更換內閣，元老重臣忙著物色「才識卓越的「政治家」，「中國事件」，決不能解決。蔣百里先生早就說過：「勝也罷，敗也罷，決不投降。」中國人舉此為座右銘，非到日本軍閥武士道崩潰不罷手。兩年零七個月的英勇抗戰，敵國四換寇酋，但是，要是想避免那歷史已經圈定的預兆，就是再換十打內閣首相，也是無濟於事。近衛也好，平沼也好，阿部也好，米內也好，中華民族還是銅筋鐵骨，咬著牙關，抗戰到底。

突擊薩拉齊 (隨軍日記)

馬幹

一、聯軍之馬

整訓了不少時間的英勇騎士，一聽到出擊殺敵的消息，大家都高興起來，那臉上已經個個閃着勝利的輝光。

張聯德因為馬昨天才病了，李連長命令他這次不必出擊，急急得馬了馬病馬病，「又又媽的，你爲甚麼昨天要病？」

上面規定每人要帶多少乾糧，多少馬料，但每個健兒，把兩個布袋裝在馬鞍上的時候，都恨不願意，這倒不是他們不瞭解上官的意思，而是英雄愛名馬，累壞了馬比累壞他們自己還要痛心。龍永貴在馬鞍旁也因為馬出了毛病急得一頭是汗，他自己牽着那匹小紅馬很調，晚上守着喂草，一把一把的，好像母親拿着調羹一口一口的在喂她孩子的奶。

「龍永貴，多抱點草給他，你也該休息休息了。」
「指導員，你不懂得喂馬，要是草料吹熱了，馬就是不吃。」

二、沙古圖腦之夜

黑夜行軍，究竟說來是比白天要減少若干的疲誤，我們是夜裡出發的。除了馬蹄得得之外，真是一點聲音都沒有，當天晚上在沙古圖腦宿營，誰的馬也不聽輕的放鞍了，可是一百二十哩地的蒙古路，就已經到了。

鴉雀無聲的各連隊着各連的指揮，我們政工人員自然不能就給下休息的。偷偷摸摸的到各連去慰問，打聽有沒有病號和隊伍，然而誰都碰了一鼻子的灰回來，老總們正高興得什麼似的。

「英勇的健兒，真是鐵的紀律，鐵的心，揮霍祖國的鐵的長城。」

三、「草海」兵艦，中華國旗不可分

蒙古草原，一望無際，那老遠幾根紅柳，太陽從亂草中一冉冉的起來，你要以為落空麼？我記得真是無窮的偉大。一羣兒老百姓的房子都冒煙了，那立方形的黃土屋，要是幾間連成一塊，簡直就像一隻剛要發砲的兵艦，丁同志攬着下巴在那兒冥想，謝同志問她，「你在想什麼？」她說：「我今天要註造一個名詞，大海，瀚海之外，似乎這應該稱『草海』，才合適當前的景色。」

此地的蒙古人并不住蒙古包，一口的綫道官話，那別有什麼漢蒙界限，不過，蒙胞們互相談話的時候，那可是蒙蒙語了。但我們可以從他們的面部表情看得出對於國旗，絲毫沒有點惡感，日本人硬要在那兒造什麼「蒙古帝國」，這不但是膠膠作夢，簡直是枉費心機，我更於此惡感的告訴後方同胞，中華民族不可分割，而且也是分不下的。

四、堅冰在鬚

每晚上行軍的情況，我們的陣容，已經是最嚴肅的了，雖然想到美的天公，還要給我們添上另外一層嚴霜，白虎長來，是像箭一樣的，十會兒白鬚飄然，他很滑稽的說：「鬚鬚文昭昭，我可不像那醫生要另換口條了。」又聯長是我們這次

特載

敵汪秘密協定之揭發

曾擴情

編者按：敵汪秘密協定揭發後，各方所發之影響，大，曾主任擴情特為文詳加指示，茲特披露全文，以供讀者之參考。惟本報篇幅有限，加以前報文稿，已早印錄，無法抽出；不得已將本期一月月時中連評一，臨時停止，敬希讀者原諒！

(一) 敵汪秘密協定揭發之經過

隨着抗戰勝利的進展，國家民族的觀念，已普遍的喚起于一般國民的腦海。過去希冀着不會「平」而妄想「和」的和平論者，以及對抗戰前途懷抱悲觀的人，在有利的抗戰新形勢之下，也都如「醍醐灌頂」似的猛然覺醒，而堅強起來，英勇起來。當然的，在此種必然的歷史趨勢之下，過去所謂漢奸集團，也必然日趨崩潰，更見摒棄于國人了！這是抗建過程中必有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更正式的顯露了出來。

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

過去被認為汪逆精衛的心腹之高宗武，陶希聖，遠離開了汪逆的所在，悄悄的跑到香港，致函大公報，揭破汪逆與日寇新訂的賣國密約，原函中雖然已經「特併陳明區區之意，並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國民之諒解，不過略表我人主張和平之初衷」。然而激于「愛國大義」，懸崖勒馬，究不能與汪逆左右其他諸人同比。高陶兩氏，除在原函中自述其隨汪經過外，並揭發汪逆與日寇簽訂之密約，其主要之文件有二：(一)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二)汪逆向日寇提出一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一全文及日寇之覆文。此項密約，自高陶兩氏揭發後，中外各報，均以顯著地位揭載，並著論痛斥。總裁復于本月二十二日，發表「為日汪協定告友邦人士書」，及「告全國軍民書」。目前事變的發展，本已無足重視。但使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密約本身所包含的內容，我們從此可知敵人不但欲滅亡我國家，且進而直欲置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與萬代子孫永陷于萬劫不復之境。汪逆的行爲，是喪盡天良，而敵寇之計，則復毒手極，由此更暴踐無遺了！

(二) 敵汪協定之剖析

關於敵汪協定的內容，總裁在「告全國軍民書」中，曾經列舉了十一個要點，指示得非常詳盡，我們不必再事發揮。現在所要論列的，是對此秘密協定，我們應該有一種怎樣的認識？

一、敵寇欲滅亡我國之目的不變。自從「明治遺策」，到田中奏議中；所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此項政策確定以來，敵人謀我，早非一日。過去的「二十一條」，即係實現此項政策要求的開始。此次敵汪簽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較之二十一條又更爲兇毒。所謂「善隣友好」，所謂「共同防衛」，所謂「經濟提攜」，不過是「獨霸中國」「合併中國」「存亡中國」的代名詞。過去近衛內閣時代喊出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經此次「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揭發後很顯明的得了一個註釋。就是近衛所謂的「東亞新秩序」，在此項「要綱」中，已經逐一的具體化了！誠如總裁所示：「這一個敵汪協定，比之二十一條凶惡十倍，比之七君子案更加毒辣！」

二、敵寇獨霸東亞之企圖不變；敵欲亡我，固正夙具此心，且進而企圖獨霸東亞，排斥第三國勢力于東亞範圍之外，此亦其既定方針之一部份。此次敵寇強迫目的，在組織所謂「日支滿蒙三國經濟集團」，并以中國之政治日趨經濟，其目的在將東亞之經濟，實無異於其他各國在華一切活動，予以根本之打擊。九國公約所規定之太平洋均勢與「門戶開放政策」，將變成日寇佔太平洋與東亞兩面政策。往日日寇曾宣稱將開放長江，以緩和英美之壓迫，而在日寇對汪電文中，已明示「于長江開放，在目前事態之下，尚難明示其時期」。往日日寇曾宣稱「日本之既定政策，為維持日蘇之友好關係」，「有田外相對記者之談話」，實以促成蘇德商約之成立，而在「日支關係調整要綱」中，却要在「日支滿三國各地領域內，互除共產份子及其組織」。由此可知日寇之對美對英對蘇，一貫俱無誠意。其玩弄各友邦之手段和詞令，雖時有不同，而獨霸東亞之野心，則始終不變。誠如總裁所示「日本之目的，匪獨在侵略大陸，獨佔中國，而實欲排除各國在太平洋上所有之權益，且進而威脅東亞各國領土之安全」。日寇的用心，何等的陰狠！

三、敵寇「以華制華」之手段不變；此次敵寇秘密協定，從表面看來，是汪逆對敵屈服，以遂其潛藏國器的野心，其實這是敵人「以華制華」之手段，這是扶植傀儡以達其「以華制華」的陰謀。當汪逆離開首都，發表勸電之後，敵寇對之如獲之寶。這當中雖然敵國人士，有對之表示懷疑者，如敵國外務次官松本忠雄說「中國的事業，複雜得很，關於汪兆銘行動影響如何，實不能推斷」，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汪逆的叛變，使敵國在「對華事件」上，無疑的加強了「以華制華」的幻想。所以波多野乾一說「現在汪精衛公然主張和平，可以證明中國尚有親日派可資利用」。(見去年「改造」雜誌二月號)此次敵方所提協定，雖因汪逆之「迷途已深，竟亦遷就元諾」，然亦「敵方武人頗指氣使，迫令承受」以遂其「以華制華」之根本目的。故就在逆言，可謂喪心病狂，天良泯滅，而敵寇之言，則利用漢奸，「以華制華」，固係其數十年來不變之國策。

四、敵寇破壞和平之野心不變；再就國際間之趨勢看來，敵寇雖然在兩年來挑動了遠東的烽火，繼之西歐又捲起了戰爭的狂潮，可是國際間潛伏的主流，依然是趨向于和平，與維持正義，中國之對日抗戰，實為爭取中國人民之自由，與全世界人類之和平。總裁謂「我們這一次抗敵戰爭，是善與惡，是與非的戰爭，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是守法和毀法者的戰爭，也是正義和暴力的戰爭」。(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在中央紀念週上講)敵寇一再的謀我，不僅是毀法和逞暴，而且是破壞了整個世界的和平！我們應知歐洲大戰的爆發，就是受了遠東戰爭的影響。說歐戰是遠東戰爭的延長，這是很正確的。此次敵汪密約一旦告成，不但東亞之和平，永不可期，即世界和平，亦被其破壞無遺。密約內容，與敵寇野心，不僅欲亡我以破壞東亞之和平，且欲抑英美法蘇各國以破壞整個世界上和平。其為人類公敵，殆無疑義！

基于以上四點的認識，可知敵汪協定的內容，除欲「夷我國于附庸，制我國之生命」而外，就是妄想囊括中國，摧毀九國公約之精神，肅清歐美各國在遠東之勢力，以遂其獨霸東亞之野心。國人于此固應加激覺悟，誓與日寇不共戴天，歐美各國人士亦應憤然于敵寇之猖狂，即自身之損失，消極之中立，即退却之初步。關於此點，總裁在「告友邦人士書」中言之甚詳，此地不在多述。

(三) 敵汪協定揭發後各方所蒙之影響

自從敵汪密約揭發後，此種漢奸協定，其效力雖同諸「冥鈔」，然其所露布敵寇之野心，與汪逆之無恥，以及因此而促進國人之狂醒者，顯係吾人之重慶。茲就分論各方所蒙之影響如下：

一、就在汪逆本身言：汪逆自二十七年十二月潛離打都，發表勸電後，不特自附于漢奸之列，與敵汪逆，早已自絕于國人。復經國府明令通緝，中央常會除發給通緝令外，則其一切行動，對外自不能發生任何效力。惟在敵入重金利誘之下，供敵奔走，大其威詞，想其偷天換日，烘雲托月的演技，鼓其始黃之舌，以提倡和平救國為名，求蒙敵寇寵我空國和海外同胞，尤其其

我任敵人的階下，度其水深火熱生活之淪陷區域的同胞。我們一不留心，安聽其言，就等子吃了糖衣包着的毒藥。過去他的誘惑，始終在階下的掩護之下，這次敵汪密約的揭發，揭開了糖衣，便是所謂「日文新訓」這一個毒藥。過去他的事實，始終在階下的掩護之下，這次敵汪密約的揭發，揭開了糖衣，便是所謂「日文新訓」這一個毒藥。過去他的事實，始終在階下的掩護之下，這次敵汪密約的揭發，揭開了糖衣，便是所謂「日文新訓」這一個毒藥。

于汪之左右，過去與機密，被稱為「幹部」的高爾二氏，如今竟相率而去，可見是非自有公論，正義尚在人心，全後的汪逆佈了漢奸的死刑！

二、就敵方而言：自從汪逆附敵後，敵國人士，對汪逆本身的批評，在其國策的基礎上，極盡其懷抱阿嬌的頌揚，有引黑格爾的「英雄主義」的「證明汪逆是英雄主義者」，見日本評論八月號。有引馬志尼的話「因為我愛國，故被國家所放逐」，證明汪逆是愛國主義者。同上七月號。可是這位英雄，這位愛國者，這回却使敵寇眉目失措，用武無地了。無怪日本評論，早就有人批評汪逆，說他「第一軍事上軍人不善，第二政治上並無多大勢力，第三經濟界汪逆力甚極其微，然面敵國軍閥，偏要扶植這一個傀儡，不幸這一個傀儡尚未能發揚，就暴露了敵方的秘密，使敵寇陷于奇窘，雖欲掩飾而不可得。無怪尾崎秀實存事就有一因為汪逆而失策，結果抗日派的勢力強化了。」這樣的悲鳴，總之敵寇之對於汪逆，多少是感到幻滅了。敵寇對汪逆的幻滅，就是一以華制華一政策的失敗！這不是很顯明的嗎？

三、就國際方面而言：敵汪逆的揭發後，歐美各友邦人士，雖尚無具體表示，然而敵寇的弄貓面目，與征服世界的野心，實已暴露無餘。過去歐美人士多受以「萬里而宜」所謂「中日事件為地方事件」，日本要求中國共同防共等等口號，俱不過外欺世說，內欺國民，而敵汪逆之「萬里而宜」所謂「中日事件為地方事件」，日本要求中國共同防共等等口號，俱不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與汪逆一方面而對敵寇協定時，另一方面，又要求美英法蘇訂約，同時更要求蘇俄繼續締結商約，對美以開放長江為餌，對蘇以增進邦交為餌，而汪逆肯於始終不忘抑美反蘇。凡此種種，敵寇必稱其玩弄列強之有術。此次敵汪逆未揭發之前，我和信國人士，還有一小部份人尚不明敵寇煽惑後面所包藏的禍心，還以為他對華作戰的要求，并不怎樣苛刻。現在敵人的野心和陰謀已暴露于世人之前，這證明他不但想滅亡中國，而且想驅逐列強的勢力于遠東範圍之外。本來敵寇的政策，從「明治遺策」到「田中奏摺」，已經是由他的大陸政策，擴大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進政策，推進到南進政策。換言之，日寇的侵略政策，現在是大陸與海洋，南進與北進同時並進，變為南下，在遠東中國的企圖中。同時更要求推翻國際秩序，獨霸東亞，驅逐歐美勢力于遠東之外。這次敵汪逆，不但是敵寇軍閥，把他們幾十年來蘊藏在內心的要求，秘密不宣的一套野心，和狂妄的計劃，整個的擺出來了。我相信國際人士，看清了敵汪逆定之後，一定不會放鬆世界的公敵，進而謀適當之制裁。各國雖不為中國計，亦必為其本身計，雖為其利益計，亦必為和平計。國際方面，目前雖不致聯合以制裁暴日，然而在太平洋上有密切關係之各友邦，總不致不為其自身之利益及人類之和平，而制敵於死地，殆無疑義。

四、就抗建前途而言：自從廿六年「七七」開始抗戰以來，這十個整年，抗戰的初期，一般人的心理，一面自然是決心主戰，一面對於抗建前途，不免有些疑慮。他們受了敵人的恫嚇，重戰物與刀，而忽忽了精神力量，希冀和平而忽忽了「不亡」何可言「和」的道理。因為所謂「和」，一定要以「平」為基礎，一般的漢奸們，每每拿和平二字來自欺欺人，以投降為合作，以亡國為和平，少數人士，不加深察，反易被其麻醉。過去汪逆所唱的「和平」在敵汪秘密協定揭發之後，其真意如何？可謂已大白于世了！汪逆過去懷抱的「和平」金字招牌，已經被敵國軍閥打得粉碎了。汪逆的和平，是亡國滅種的和平，汪逆是以和平為口號來達到他賣國的自的。現在廣在中華民族動盪的只有一條道路就是抗戰則生，屈辱則亡。抗戰則國家獨立，民族自由，與建國成功俱可期，屈辱則「善鄰友好」，「共同防衛」，「經濟提攜」等數條，將重重束縛。過去敵人真摯的所謂「親善」，以及近衛文磨所謂之「更生中國」，「東亞協同體」，「日滿支不可分」以及「日滿支互助經濟的擴張

一等，他玩弄的這一套玄虛，在此大「日支新關係調整案綱」當中，使我們整個的明瞭了他們陰謀的全貌。現在全國不會重有一人會比敵人的當了！全國國民除了像「一條條縮多變的蝮蛇」的汪逆而外，沒有一個人不抱定抗戰到底，犧牲到死的意志和決心，感謝敵人的狼毒，為我掘斷了和平屈伏的死路。促進我全國民衆的覺醒，這次協定的揭發，在我抗戰前途上，是有着巨大的影響的。

（四）尾語

就上說幾段話來，敵汪秘密協定揭發之後，敵人之野心暴露，漢奸之醜態亦暴露，我全國軍民對於抗戰到底之認識，從此益加明確堅定。即世界各國，對於敵汪野心及我抗戰之意義，亦可望有更進一步之了解。有人謂協定之揭發，于汪逆之傀儡政權，將發極大之不利，實則極蒙不利者，初非汪逆之本身，而在于敵寇假面具之崩裂。因爲汪逆的前途，在此離間行都，投身于敵人懷抱之後，即已成爲敵人玩弄之物，無復列于人類之內。故其本身不但無成功之可言，即失敗之資格亦無有所。謂成功不過敵人之成功，所謂失敗，不過敵人之失敗而已。吾人于此，不能不加以徹底認識！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對一年間演出的觀感記

魯因

蘭州新西北劇團，爲募捐援助空襲被難同胞，特定於本月十五日起，在新舞台公演「一年間」。每日到晚六時左右開演者，鑒於新舞台門前，車水馬龍，大有陰山道上之概。這一方面可以說是由於蘭州人士的急公好義，同時，也是「一年間」這個戲劇魔力的號召，筆者於公演的第四日晚上，陪同友人前往觀光，除對該團公演成績表示十分滿意外，這裡將自己觀後零零是意見，寫出一些，以供劇團及讀者參考。

不過預先聲明筆者對話劇一道，是十足的門外漢，如有說的過分錯誤的地方，希各「一年間」演員諸君，不必重視，聊資談趣而已，以下就是筆者的意見：

一、劇本，是現實主義的產品

首先，值得推薦的便是「一年間」這個劇本。抗戰以來，在全國的劇壇上雖然產生了不少的劇本，然能如「一年間」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很經濟的技巧的，從平庸的事實裡，啓示着抗戰偉大的意義的作品，還不多見。作者夏衍先生，我們是早已

聞名的了，從他的「賽金花」(劇本)「包身工」(報告文學)等作品裏邊，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的觀察是比別人能更深入到現實的深度和廣度，而他取材的範圍，也就比別人更擴大到各個角落。這於「一年間」尤爲明顯的，就以春曉。第一幕戲，並不開普通一般的抗戰戲劇一樣，寫些什麼悲壯的，奮鬥的，人場面，而是描寫一個家庭的平凡瑣事。戲中的人物，也沒有天神一般的超人的英雄，而僅僅是日常所看到的典型人物。作者就藉着平凡的瑣事，和日常所見的典型人物，寫出了比那些「一年間」更深刻的社會化，更深刻的現實主義與其他的抗戰戲劇，由於「一年間」，我們可以看出出現實主義的劇本，其動機是與其他的抗戰戲劇，在在的有着共同點，而不同的是，抗戰戲劇，其動機是與其他的抗戰戲劇，無不取於抗戰的範圍，而「一年間」，其動機是與其他的抗戰戲劇，無不取於抗戰的範圍，而「一年間」，其動機是與其他的抗戰戲劇，無不取於抗戰的範圍。

一、導演，由銀幕到舞台

鄭先生是在影界中有權威的明星，在影界已有相當的歷史。這次擔任導演，是成功的。不過電影與戲劇在表現的方法上略有不同，因之，導演的導演，也便有了分別，如電影的表現，對於誇大，而戲劇比較含蓄，「雷雨」在銀幕上就不如在舞台上動人，就因為銀幕上把舞台上含蓄的地方誇大起來的緣故，例如舞台上四鳳與二少爺的觸手，並沒有表現出來，然而接連的叫聲傳到階下的舞台上，比銀幕上所看到的鳳等在火花亂飛中，把揮着倒在地上還有力量，這一點是說明戲劇與電影的區別，同時也就是說明戲劇與電影的區別。在這一方面鄭君先生當然比我們了解的透澈，所以這次「一年間」導演的成績，給我們以很大的滿意，雖然有些小的動作，如新娘子所表現幾個動作，仍舊帶有銀幕上的氣味，但就全劇的作風來說，鄭先生是衝出銀幕而到在舞台上獲得成功了。

二、演員，天才與努力

在抗戰前，中國的留學生，在日本公演「日出」，飾女主角的封禾子女士，博得日本人士熱烈的好評，日本老作家秋田雨雀對郭沫若先生說：「中國人的確是天才！」誠然，中國是有許多天才的演員，然而成功的演員却是由於自己努力，我們於這次新西北劇團公演「一年間」，得到一個很大的證明。「一年間」演員最成功的是飾愛盧的毛志義和飾瑞秋的夢痕，他們不僅把擔任角色的個性一貫的發展下去，即是每個小的動作沒有不是過過愛盧和瑞秋的感情而表現出來，固然他們的天才，我們是不認抹殺，但他們的成功我相信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其次便是飾瑞秋的王克昌，飾德才的商廣仁和飾子明揚的王克昌三位。像中華民族的子孫，到古城的怒吼，到鳳凰城，到「一年間」，可以看出他們技術上的飛躍的進步，也可以證明他們是在不斷的努力，他們把三種典型人物扮演的極爲生動，尤其是勝筆

伴演的是典型而又典型，這中不足的是未能一貫的發展下去，以致有時特別精彩，有時就顯得鬆懈。飾艾珍的黃玉琪大概是初次登台，她的動作都像似浮誇，導演的指示所拘束住了，然而從她的表演上，都流露出自己的天才，我們是贊賞的，她態度的轉變，語言的流暢，我們都不認抹殺，缺點是沒有十分把握住志華的個性。飾阿雲的張潔，因爲年齡略大一點，却處處露出十五歲阿雲的動作，這雖然是個難題，因之，表演的有點過分做作。結尾在偉大的女性和鳳凰城的張得標和張升，而今又以少年軍的姿態出現在「一年間」裏。然而飾瑞春的李維南，並沒有把張得標張升的作風帶到「一年間」來，這或許是天才，然而也是努力。最後要提到的是瑞琪和阿香。瑞琪一角，雖然在全劇中不算重要角色，然而飾者李維南却做得恰好處，這完全是努力的收穫。阿香就不然了，黃淑英的愛情動作，都好像出自天然的，阿香是舞台上最真實的一個角色，尤其在第一幕裡面。

四、一個算術公式的結論

以上拉雜的胡說一氣，自己聽覺着自已的話「門外」的有點可笑，大家不必注意以上的亂談，請看下邊的結論：

從西北劇團「一年間」公演的成功！

主編者：	政論
發行者：	第八戰區政治部
通訊及預定處：	蘭州暢家巷本社
經銷處：	蘭州各大書店
出版日期：	廿九年元月三十日